

西安碑林全集

開成石經

第一六〇卷 春秋左氏傳



曰陳亡國也宋可與也聚
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
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
侈大子卑大夫教政多門
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
過十年矣秋七月叔弓如

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者酒
爲窟室而夜飲酒擊手鐘焉
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
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
朝布路而罷旣而朝則又
將使子析白如楚歸而飲酒

庚子子皙以馬氏之甲伐
而焚之伯有奔雍泃木醒而
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
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
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
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

有法修政不免人謂子產
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
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
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
所平子產斂伯有氏之
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

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
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虔
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
乎遂自止之王寅子產入
癸卯子石入皆受盟於子
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

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
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
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
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
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
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

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
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
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
於羊肆子產遂之枕之股
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
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

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
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
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
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
于介八月甲子太叔晉四帶
追之及酸束束與子上盟用

兩珪質于河使公孫盱入
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
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
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
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
事焉過伯有氏其門土生

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
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
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
亡也歲在娵訾言之口其明
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

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
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
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
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
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
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楚

公子圍殺大司馬以爲掩而
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
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
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
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
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已

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
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
以得免爲宋災故諸侯之
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
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
孫萬墨宋向戌衛北宮佗鄭

罕虐及小邾之大夫會于
澶泺既而無歸於宋故不
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
不慎乎澶泺之會卿不書
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
而不信寵名暫弃不信之

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
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
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
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
會于澶汭爲宋災故尤之
也不書魯曰大夫諱之也鄭

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
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
子皮曰彥帥以聽誰敢犯
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
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
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